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現身說法

(下)

托爾斯泰著

林魏
舒易
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現身說法

(下)

著 托爾斯泰

譯 林魏
紆易

漢譯世界名著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法 說 身 現
冊 二

譯 紓 林 著 泰 斯 爾 托
易 魏

路 南 河 海 上

五 雲 王 人 行 發

路 南 河 海 上

館 書 印 務 商 所 刷 印

埠 各 及 海 上

館 書 印 務 商 所 行 發

版 初 月 二 十 年 二 十 二 國 民 華 中

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

The Complete Library

Edited by

Y. W. WONG

CHILDHOOD BOYHOOD AND YOUTH

BY L. TOLSTOI.

TRANSLATED BY LIN SHU & WEI I.

PUBLISHED BY Y. W. WONG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

Shanghai, China

1933

All Rights Reserved

現身說法

第四十五章

後此見昭羅木必恨恨。其恨也，非如小說中所說恨必復仇，余則不然，其恨蓋薄其爲人耳。然外貌雖不能不敬，似其人之一毫一髮，一舉一動，均足生余之怒。昭羅木居此已一年，其人初非模糊不解事，且學問亦優，應爲儘爲，未嘗懈怠；惟有孤癖，爲吾俄人所不屑。其人賦性既偏，自信尤力，務外而不理內；余以此輕之。祖母延聘之時與約，不能加我以鞭扑，然昭羅木仍時時以夏楚之言相侵，似必扑我，於心始愜。然余亦不之畏，旣而思之，卽受扑亦無如何。因思卡路伊梵先生怒時，亦曾以尺臨我，我思其狀，心却泰然。以卡師卽使扑我，我轉愛其人，以師之愛我，有同其子；天下無受笞於父，而引爲怒者。至於昭羅木者，言亢而驕，吾之敬禮非出本心，特刑驅勢迫耳。至卡師不以塾師自命，有同乳媪之將兒，余安能不加敬愛。若以昭羅木與卡師相較，則大異；年少好文飾，傲慢寡禮讓。卽卡師前亦責我，然實出於不得已之苦衷，余深諒之。而昭羅木則自居爲師保，初非望我成才，直自作其威福，惟

其有自大之心，雖一顰笑間，亦露傲狷。且卡師見責，但曰：『孺子不聽老成之言，』而昭羅木則曰：『無用下流之蠢物，』令人聽之刺耳。而卡師亦或罰跪，則令以面面牆，吾膝雖痛，然尙自掩其羞。昭羅木則必大聲呼跪，似與衆棄之；且必以面向彼，令我口出乞憐之言，此直奴隸我耳！豈復師弟之親？卽此次示罰，不過拘之黑屋之中，後此亦無人調弄。然余經此兩日之大辱，終身決不之忘。後此昭羅木知余萬無能挽之機，視余日形淡泊；余亦視如路人。有時二目相觸，余目光時示以不滿之意，彼亦了了知之。質言之，師弟之情已絕，萬無交融之日。

第四十六章

後此余遂有所思，所思維何，當於下章表之；此章專敘女僕麻司冊。麻司冊意中，本愛瓦西里。方未至余家之前，二人已有愛情，竊竊訂婚嫁矣；而相隔又五年，已而聚首於吾家。彼此旣已相愛，不圖竟有不稱意者，力爲之梗。麻司冊有一叔父，名尼可來，不許其姪女嫁瓦西里，且斥瓦西里爲蕩子，不

足事。顧雖如是，而二人之情絲，終不遽斷。一見即相抱而親吻。既因尼可來之梗，瓦西里不悅，往往使酒罵人，爲巡警拘留而去，或竟夜竟日始歸。麻司冊及聞爲巡警所得，則大哭。目盡腫，恆與加司冊訴其苦衷，怨詈其叔父作梗。於是麻司冊潛至警所探問。一日，余甚注意，觀此女僕所爲。見其屋中，懸一烙鐵，有泥娃娃鼻已毀，其外則水盆及木橙而已。窗上有殘蠟及斷絹，與一王瓜，似已經人敲斷矣；此外則一盛糖之小匣。屋中有絳色之案，上置針黹之合。其旁麻司冊着淡紅之衣，加藍色之巾，坐而縫紉，厥狀甚可人意，且以針向髮而摩。余思此人，美而善藝，何以不生於富貴之家，且其狀亦何媿於閨秀，即爲命婦，誰言其不可。且使其人，果能乘馬車從僕御，亦何媿於城中之貴婦；余果在其側，尤必降心伏侍其人。已而見瓦西里至，被酒而敝其衣，余觀此僕，安能爲美人之配耦。瓦西里既入，麻司冊即停針，亦不引首，口中但曰：『瓦西里，汝來何爲？』瓦西里曰：『叔父無迴旋地乎？汝何爲拘守其言，坐使良緣不能遽遂。』其旁尙有一女僕，名那知達言曰：『汝不飲茗乎？』瓦西里曰：『敬謝，敬謝！』復謂麻司冊曰：『此老強盜何事恨我。詎以我驕蹇，不中其意旨耶？今我亦不加忖度。』麻司冊此時，方囁絨而唾，即曰：『瓦西里，汝當遵守長者之言。』語未竟，瓦西里曰：『或我未有恆產耳。』此時忽聞祖母

之室，有開門聲，加司冊入此女僕之室，謂瓦西里曰：『汝於此時，當以情話慰勉其人。其人近方惶惶無主，汝奈何孟浪，不復溫存，此真蠢蠢之動物耳！』瓦西里即與加司冊問訊，加司冊曰：『吾不欲爾側媚，汝何爲冒昧至此！此爲吾女僕下處，汝男僕不宜越禮而冒進。』瓦西里曰：『特來祇候爾身。』加司冊曰：『吾方欲死，何須祇候。』瓦西里大笑。加司冊曰：『何笑爲？此屋非爾宜踐之地，汝其行也。』加司冊乃頓足而出，反震其扉，扉震震然鳴。余聞加司冊既入已室，則嗷嗷罵詈不已，力毆其貓，貓鳴鳴作聲而出。已又聞瓦西里言曰：『爾之伙伴方怒噴吾，且方乘隙再至。』那知達曰：『吾爲汝淪茗。』瓦西里即坐於麻司冊之旁，言曰：『今日且商定吾事，或直告主人，以吾二人之事；否則，百事全隳，當奔至地球盡處，百凡不之理矣！』麻司冊曰：『汝行吾將何爲？』瓦西里曰：『吾至念爾，在理爾本可自由。』麻司冊曰：『汝胡不以汗衫交吾，溺滌垢積矣。』此時吾祖母之屋中鈴動，加司冊即自屋中出，而瓦西里亦出，彼此相遇。加司冊曰：『汝二人喁喁久之，究何所得？爾弄麻司冊，至此田地，汝心足矣。胡不趣行！』加司冊復謂麻司冊曰：『汝何重其人？爾叔父今日，不幾欲笞汝耶？汝竟不聽，且矢言非嫁彼不可，一何其愚。』麻司冊掩淚言曰：『我非彼不嫁，即陷我於死，志亦靡他。』余伏樓上，見麻

司册伏於木箱之上，心念瓦西里有何行能，乃能膠結美人之心，至於此極。麻司册心堅如此，吾亦樂從其意；然麻司册之顛倒於瓦西里，果何所見，而舍命不迴，則殊令人費解矣。於是悵然而歸。思及後來，我果成立者，斐士魯司叩必歸我有，而麻司册及瓦西里，均爲我農奴；後此我必高距書室吸菸，而麻司册執熨斗。徐徐至廚房，余呼曰：『麻司册汝前！』麻司册至時，余正與之言，而瓦西里適入，則大駭，以爲余將圖其豔妻。余則謂瓦西里曰：『瓦西里，吾知汝愛麻司册，而麻司册亦愛汝，吾心甚悅爾之相契；今賜爾一千盧布，汝二人往行婚禮可也。願爾二人相愛至老。』余此時雖屬妄想，然已深印腦中，必欲行之爲快。

第四十七章

方余十四五時，余心亦不知何屬；至孰爲愛好，孰爲憎惡，皆無定見。但沈思人之命運，及不死之靈魂；雖無學問，然必欲尋究其根源，欲發明人所未發之玄理。頗悟人人之安樂，各從其習慣見之，不

能自外定其性情之所嚮，卽在貧賤動作之中，亦自有可樂者在。余因習苦，以驗其蘇息以後之樂趣；遂以右手舉極重之字典，懸空可五分鐘，力覺不勝始息；有時自往樓上，以繩自鞭其背，痛極淚瑩始釋。有時思及人皆有死，不知死在何時，胡以人皆不預辨其死期，而營營無已，心怪其愚。夫人生幾何，及時行樂，樂且無央，必戚戚爲久長之計，樂尙莫見，而苦且無藝矣。由是以思，則三日不讀書，臥於內室，飽讀小說，有時儲餽飪於楊旁，隨時取食，自以爲行樂；或以白粉，畫於黑板之上。復思每畫一物，必均且勻，方爲得當；若殘缺不完，胡以成畫？然而人心必欲其均且勻者，是又何故？是或天性應爾，必如是者，方爲全體。於是於板上作一圓形，其圓也，如人生之活潑；復自右側，畫一直線，抵於黑板盡處，謂此一線爲死路，直抵於夷滅而止；更又於左方作線，以爲已往之迹。畫已大悅，以爲得解，卽將圖畫之紙上，欲作圖說，顧不能成文，則往來徘徊於室中。憑窗下盼，見有水車，以馬引之，御者鞭馬而前。因思此馬果死，則其魂靈且安適，或仍爲獸，或化而爲人……正於此時，倭老地亞過吾前，見余作愁狀，則莞然而笑。余知倭老地亞之哂我，必以我爲想入非非矣。余之爲此瑣瑣者，非費詞也；蓋平日好作空中之幻想，在昔已然，幸不至風狂而止。似世界中，凡百皆空；惟余一日蝨於空中，方微見其實，且實亦

非久。今既在萬空之中，決無實之可據；依隨在得實，卽以爲實。自喜發明無數之理解，使社會中獲吾之益；然仍不能發揮吾之旨趣者，穉氣未除也。

第四十八章

余思及少時，悟境自覺其異，甚欲瞥然過此時光，立成長大；今亦不必更絮絮矣。此時倭老地亞之學問，宜入大學矣；復延名師，爲之豫備赴考。余頗萌妬心，先生論科學之理，滔滔如峽水，余益不樂。蓋先生所言，均形下之學，形下者，謂之器，余亦不以爲奇也。一日爲禮拜之下午，衆集爲晚餐，名師咸聚，列坐祖母室中。而吾父兄亦在座。論與考大學之事，倭老地亞應對如流，祖母大悅。已而及余，余答詞歷落不整。諸名師緘默，不斥吾短，余亦知之，諸師亦不屬意；以余尙有一年，方能應考。此數日中，倭老地亞惟飲食時始下樓，餘均屏居樓上。倭老地亞之爲人，好高而自振，及考期至，倭老地亞盛服，加金表著靴，坐吾父之馬車，尼可來爲侍，倭老地亞及昭羅木同車赴大學。臨行時，吾妹及家人，咸憑窗

而送；而倭老地亞岸然上道矣。吾父祝曰：『願上帝佑汝得雋！』而吾祖母亦龍鍾憑窗，作十字架狀，含淚送之。考竟而歸。衆皆集問分數，倭老地亞神字甚佳，言得五分。明日復行，衆復着意送之，如是者九日，至十日考上帝之法律，則教門事也；題目甚難，衆爭省省爲之憂惶，可二句鐘尙未歸。柳褒加遠望大悅，曰：『歸矣！』余果見倭老地亞已歸，衣服亦變爲學生之服，加三角之冠，腰上加短刀，得雋矣。祖母一見大悅，曰：『爾若生者，今日之樂當如何？』若指吾亡母也。祖母語至此立暈。倭老地亞大悅，與衆親吻；及親卡登他時，卡登他臉絳，幾及其項。此時倭老地亞之衣冠，甚稱其人，昂然一丈夫也。是日聚食於祖母之室，家中人歡聲騰踴；飯後用布丁及水果時，侍者含笑，上香檳之酒，祖母亦飲一杯。祖母蓋自亡母逝後，第一次以吻親杯；此飲蓋賀倭老地亞之得雋，爲之勉進一觴也。嗣是倭老地亞漸漸出而接物，且自以馬車出行，亦時吸菸矣。而朋友往來，彼此飲酒。飯時則仍在家，飯後歸其書室。余見時時與卡登他作密語，聞其所論，皆論小說中豔情及冒險之事。然余私念，小說中人物，半屬虛無，談之何味，或且卡登他與倭老地亞，或有意外之契約。

第四十九章

卡登他已十六歲矣，頤人頤頤，綽約可人意；有所舉動，迥異於諸女。人以爲美，自余視之，無變其故；其少異者，髮多於少時耳。至於吾妹柳褒加，身段小，股弱而微曲，仍單弱作稗相。其美在兩目，睛黑而有神；且端莊而雜流麗，亦佳品也。爲人尙自然，不加粉飾；而卡登他則佯嬌側媚，往往使人顛倒。且柳褒加視直，而長者恆責其非禮；而卡登他則含眸類短視，實則非短視也，較之柳褒加事事純任自然，遜矣。柳褒加每與人親吻，恆臨之以莊；而卡登他則流波送睇，與女友相見，則益致其殷勤。柳褒加一笑，輒盈人耳，厥狀有似童騃；卡登他笑時，則以巾自掩其脣，嫣然有態。柳褒加之得意者，好與人談，言：「苟嫁人，必嫁騎將。」卡登他則鄙薄男子，謂：「終身不能適人。」至於衣著一道，柳褒加之領釧極嚴，謂不便於飲食；卡登他則鬆其領釧，而飲食亦淡約。柳褒加所畫，好作人頭，妍醜雜出；而卡登他則作蝴蝶花草而已。綜言之，卡登他之狀，美人也；柳褒加之狀，孺子也。而吾意頗悅卡登他。

第五十章

吾父自倭老地亞得大學後，恆居祖母之室，與老人同飲，心思甚適，顏色亦喜悅。後此聞尼可來言，吾父縱博大勝，得金錢無數。有時亦招余，在客廳中小座，拊琴而歌，吾妹聞歌而悅。而父有時亦至余書室，聽背誦，細詢功課，且爲吾正句讀，實則父誤，而吾不誤也。吾祖母年高而多怒，父則以目止我，令勿聲以觸老人之盛氣；余覺吾父邇來頗降尊，不加督責於吾輩。一日晚中，父著禮服至客廳，擬挈倭老地亞赴跳舞會，而倭老地亞尙易衣未出；祖母則居寢室，待倭老地亞易衣後，觀其服飾，爲之指其罅漏之處。客廳中似有一燈，女師及卡登他，往來廳中；柳褒加在室中拊琴，所歌之曲，則吾母所習歌者也。余思吾妹，乃宛肖吾母，非面目與舉止之謂；蓋於無心動作之時，往往暗合。妹氏之音容，固髣髴矣；而行事則尤類。此時吾父聞琴聲，卽入其室，妹琴聲立止。父曰：『更拊之，吾樂聞其聲。』吾父卽對坐而聽，妹亦如命而拊琴。父以手支頤而聽，忽爾起立，徘徊於室中；卽至琴所，垂及而止，以目視柳

褒加。余知吾父此時，大有感觸，故成此狀。父閒行十餘次，卽至柳褒加之座後，以口親其髮；親後復徘徊於室中。柳褒加罷琴而起，問父曰：『翁言吾琴技如何？』父卽以兩手抱其首，以口親其額，親愛之情，爲余目中所未見者。柳褒加忽仰首大驚曰：『吾父哭耶？噫，吾罪重矣！適所彈者，不期卽吾母所常彈者；用此生父之悲，吾將何以自聊！』父曰：『毋庸作此語，然吾雖有感，心尙悅懌；汝不足用爲介介。』已復親其頰，遂力遏其悲，聳肩出戶。此門卽通倭老地亞之所居。未至呼於門外曰：『倭老地亞，汝整衣訖耶？』而麻司册過其旁，卽低頭引避，父止之曰：『勿行！汝近乃益美麗。』麻司册面赤，愈不敢仰其首，但曰：『主人過獎，令人生媿。』卽匆匆而過。父復呼倭老地亞，忽見余立於其後。余平日甚愛吾父，有時亦微有異同，則立時遏其忘念，以爲生異同，卽爲不孝。

第五十一章

祖母年邁，日漸衰朽，時時聞按鈴聲，及加司册推門聲，作拂戾聲，甚於往日。當此之時，祖母不常

起，見余恆在外榻之前。余每見祖母，行禮後，見祖母手色青黃，屋中別有氣味。余憶吾母逝時，亦曾聞此。醫生每日必三至。然祖母性堅貌尊，以禮自律，其御子孫，軒然無變其故。數日以來，不許吾輩入謁。一日侵晨，昭羅木謂余曰：『今日爾勿上課，可與柳褒加卡登他。以車出遊。』余如令登車，迴望祖母樓窗之上，置以乾草；而大門以外，有無數藍色衣之人立侍。余頗驚訝，此爲家中大事，何以命我外出？於是心頗抑抑。然一觸外物，不期嬉笑立生。柳褒加亦然。途次見苦力負擔之艱，汗出如濯，亦爲莞然。已又見一敝車，隨余車之後，而御者力鞭其馬，馬瘡不能前；余復大笑。更視余之御者，以鞭馬鞭，絲絛於馬轡，累掣不能下，余輩復爲捧腹。因思女師曾云：『凡人無故而軒渠者，則謂之愚獸。』無如柳褒加一笑，至於輔頰全頰，而仍不止。彼此相視之後復笑，至於淚落潏潏；此時亦不知何以至此。少須笑止，余偶作謔談，而柳褒加復笑。已而馬歸至門，余方欲更引柳褒加一笑，斗見門外有棺蓋一方，遂止。旣入大門，昭羅木出而迎余曰：『爾祖母逝矣！』余一聞噩耗，心中大震，久之始哭。心思人生壽夭，均歸死休，則又心顫。夫以祖母年高，法宜考終，故邸中人雖哭，咸不沈痛。但有一人，則女僕加司册也。奔至樓中，嚴閉其扉，搶地呼天，自擗其髮，經旁人百勸，咸不可止；且哭且言曰：『主婦一死，更無憐我之

人，今舍死以殉，乃別無他法。」祖母既逝，聲影俱寂；然其遺言在耳，遺物在眼，在在咸足令人悲涕。方老人未逝之前，曾署遺囑，爲之經紀其事，則伊梵尼親王也。聞理喪之人，商酌遺產之分給。余自思，或得老人之賜，逾六禮拜，尼可來則以信告余。老人已悉以私產賜柳褒加，更囑親王，爲柳褒加保護之人，直至其嫁人而已。

第五十二章

自是以來，不數月，卽爲余考取大學之期。余日夕用功，前此每見先生輒怯；今則漸知樂趣，遂奮往無前。經余所治者，一一咸能上口；算學亦精進，雖微積亦皆洞徹。若以軀幹論，較吾兄少矮，然胖已過之。余生平不好外飾，隨其所如；然自有得意處。一日余父忽稱余眉目聰慧，非復鈍根，余亦自信其如此。昭羅木之精神，亦與吾合。師弟日見相愛。常勗我曰：『爾如是資稟，不學寧不可惜！』前此嘗偷窺女僕之室，心中大以爲羞，久已決絕不行。嗣又聞，吾父已允麻司冊與瓦西里結婚；於是遂爲此兩

人，釋然無念。一日麻司冊夫婦，捧一盤之糖，來謝吾父；見余則爭親吾背，以示感荷。綜言之，余童騷之思想，已歸冰釋；惟理學之思想，尙念念不忘也。

第五十三章

余後此亦漸漸與倭老地亞之友晤面；然余靜坐不言，細觀來人之舉動。其常來者，爲副官達伯考夫；一爲學生，爵主尼柳道夫。副官短小而精悍，肌膚微黑而股短；然面目尙慧敏可喜。惟量狹而識不廣，然性情爽直，不令人憎。副官之爲人，余兄弟皆愛好之；然墮時趨，尙粉飾。間有一節，余頗快快，卽吾兄及客，均以我爲童孺，寡閱歷。至於爵主，則貌僅中人，睛作灰色，額低而股臂皆長；然甚頎頎白皙，而牙齒瑩潔如玉，一言一笑，皆微微有愁狀。其人謙而謹，似無膽；實則勝余倍也。其人與人對語，輒絳其頰，顧頰絳而計畫逾定。雖與副官及吾兄往來，然亦未見其相投合也。倭老地亞及達伯考夫，均過於縝密，雖小事必凜凜警戒。二人談吐，亦特常事。而爵主所談，則非哲理不能出口也。且吾兄及副官